

# 猫眼

吴小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  
吴小军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2  
ISBN 7-5052-3251-9  
I. 猫… II. 吴…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2314号

# 眼

吴小军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眼/吴小军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2

ISBN 7-5059-3251-9

I. 猫… II. 吴…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714 号

书 名	猫 眼
作 者	吴小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尹龙元
责任印制	刑尔威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
印 数	001-3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51-9/I·2461
定 价	16.00

## 序

惠州的文学创作园地中，有各式各样的文学青年，或热如炭火，或冷若冰霜；或朝气蓬勃，或老气横秋；或锋芒毕露，或胸有城府；或故作高深，或谦恭好问；或早下商海劈波斩浪，或仍匿书斋温馨遐思。他（她）们各各执著地以自己的笔，描写着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个特殊圈子里的生活，也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于是，便有一篇篇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一首首诗歌，一篇篇小说面世。虽无鸿篇巨制，倒也不乏佳作精品。至于剧本，大抵只有几枝健笔在艰难拼搏，没有团队，未成气候。

吴小军，在惠州的文学青年中只能算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同他相识，也仅仅是近两三年的事。细细瘦瘦的个子。往往令人弄不懂他怎么会在食品已经相当富裕的今天还患着营养不良症？厚厚的近视镜片，又令人同他接触谈话时每每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隔膜感。交往就这样不冷不热地进行着。但吴小军有一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不太多的交往中，每一次他都备有一大堆问题在等着我。有些问题当然可以即时回答，有些问题则须学习思考后再回答的，有些问题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无法答复。所以对于吴小军，我成了欠帐户。前帐未清，后帐又续，积

欠既久，偿还难矣。面对吴小军厚镜片后仿佛迟钝又仿佛锐利的目光，抱憾之余，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最近，我集中了一段时间，认真地阅读了他这本《猫眼》，谈一点肤浅的感受，算是还债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个文学教员，三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几乎天天接触文学作品。但尽人皆知，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的教员们所接触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素有定评的所谓经典作品，它们在文学发展史上都具备着里程碑的意义。年近“耳顺”的一个教书匠，对于高头讲章上那些关于每一块“里程碑”的综述与评价，当然早已滚瓜烂熟的了，但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数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那林林总总的作品，却所知极少，甚至一无所知。再者，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的教书匠们，“述而不作”者居多，即使偶有动笔者，也是“做学问”“写论文”——为晋升职称砌造阶梯。一旦什么“员”、“师”、“授”等桂冠盖顶，作为“论文”的“敲门砖”，自然不必再去搬动它。至于文学创作，散文、诗歌，小说之类，在大学某些“长”字号人物眼中，概属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评审职称时，文学创作对于文学教员而言，抵不上一块“鸡肋”，上不了台面，作不了数。主观的“行规”陋习，加上客观的氛围局限，使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某些教书匠们“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批评文学青年们的习作严格到近于苛刻，自己却没有可以示范甚至降格到可以同青年们互相切磋的作品。

对于吴小军来说，我自然是长一辈的人。但以我与吴小军同属教师队伍的成员而言，他在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中学语文课程时，却没有承继上一辈某些同行教师“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陋习，在本职岗位上，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语文教师；在业余生活中，艰辛地跋涉在文学创作的长途。这本《猫眼》，作为他

第一本自选作品集，便是明证。不过，以一个背负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因袭包袱的我，来评价一位一身轻松的文学青年的创作，能读懂它们理解它们，能给予它们公正的评价吗？我怀疑自己。

这本集子里的散文数量虽则不多，但最有思想最富激情且具文采的却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几篇抒情散文。时下有些文学青年的散文，打着“突破传统散文框框”的旗号，玩弄着文字游戏。不规范的句式，生造的堆砌的语词，长至几百个字没有标点的段落，不古不今不洋不中的文风，足以同中、短篇小说“媲美”的特长篇幅，无序而又苍白的“意识流”、“感情流”，等等。这些，正在被某些评论家推崇为“独特的个性”，“创新的形式”。我的看法正相反。中国是个散文的王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当代，每个时期都有散文杰构。源远流长脍炙人口的散文经典、精品，在几千年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早已造就了足以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巅峰，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大师巨匠们，无不是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真诚、深挚、激情，弘扬正义、追求真理、鞭挞腐恶，难道过时了吗？没有！即使描写身边的“小事”，抒发个人的性灵，也应诚实，也应和大时代发生紧密的联系。那种借文字游戏来无病呻吟哗众取宠的“新派作家”，与其说是“突破传统”，倒不如说是缺乏学养和人格力量的遮羞。吴小军散文可贵的特质至少是他的真诚。《钱这东西》是一篇形似自嘲实乃讽世的散文。一个没有抽烟、酗酒、打麻将、赌马、玩女人等恶习的清白的男子汉，一个敬业爱岗，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虽然足可温饱并且略有积余，但物质生活总的说来仍在清贫之列。气节操守之类当然是要坚持的，但面

对那班不学无术钻法规“空子”的暴发户，面对那班脑肥肠满“五子登科”的“特殊人物”，激愤之情填膺，不平之气顿生，似亦无可厚非。虽然正统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主张发牢骚，温厚的长者经常会劝勉年轻人“平心静气”，但在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且又较长时期得不到纠正的现实面前，发几句基于事实的“牢骚”，针砭一下时弊，应该是被容许的罢。况且文学史上屡有讨伐金钱的檄文，后生晚辈如吴小军者摹写一番，岂非顺理成章之事？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谓也。《客仔》则是“现实——历史——现实”的感慨文字。作者原籍龙川，原属老惠阳地区。“我”自小在家庭一直使用着客家话，只因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在海南住了一十八年，因此“从语言、肌肤到外包装，整个都成了海南人”。但海南本岛人却因作者一家乃是从外地迁徙来的，仍然称之为“客仔”。大学毕业后，作者一头扑进了惠东县——寻根来了，但“在这里，我还是客仔”，“陌生的生活与斜眼的睥睨”使“我”从精神上深感周遭的冷漠、孤独，“我依然是无根之木，我如飘萍，如蒲公英的种子，如山腰一缕白云，风起兮即不知魂归何方”。作者太敏感，太自尊了。其实，中国老百姓的同乡之谊，往往是彼此都远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之时，需要互相关怀互相倾诉而自然建立起来的。倘彼此都在原籍生活、工作，天天操同一种方言说话，则不存在“同乡”这个概念。现在，你怀着殷切期望来到一个说“客家话”的地方，又没有亲戚故旧细加照料。殊不知，此地的人们天天说着“客家话”早已进入了毫无新奇的语境常态，新分来一个会说“客家话”的大学生又能给生活引发什么微澜呢？人家接纳你，给你分配工作，让你享受工资与有关待遇，难道你还应有什么奢望吗？至于你远离父母姐妹，渴望亲情关怀，当然无可厚非。但处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之时，传

统的淳厚的世风公德几被扬弃殆尽，新的更美好的风尚则刚露端倪未曾普及，毛泽东说过的那种革命队伍里的人们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动人景象，当然还有，却属鲜见。不少人，只在市场竞争的经济效益面前顶礼膜拜。在人际关系网中，还有谁可能有那份细腻的心理去给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以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呵护呢？幼稚的吴小军啊，你这种感慨虽然发自内心，但没有必要。你且在社会上多磨练几年罢！待到你的人生经验稍微积累一些，刚参加工作时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自然就不再会有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在初入社会时遇到的困难面前，作者没有气馁，而是自强不息，下定决心弘扬客家人祖先那种善良、坚忍、灵活，敢于争创新天地的优秀传统。由对客家人祖先的光荣历史的赞颂，回归现实，要“尽全身心的豪迈与潇洒”去奋斗，显示了一个男子汉的襟怀。这正是《客仔》的亮点。

《好男儿也说想家》《陵水情话》是思亲思乡的姐妹篇。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虽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但因为家中有双亲，寸草春晖；家中有兄弟姐妹，手足情深；家中留下了童年、少年永恒的回忆，所以家，永远是一个温馨的词汇。虽说匈奴来灭，何以家为？但一旦成了那个“小家”，你无论走到天之涯还是海之角，再刚强的男子汉也难免牵肠挂肚，夜不能寐。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吴小军的《好男儿也说想家》以意到笔随的朴质文字，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思亲想家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思亲想家必然向往故乡。海南陵水县，虽非作者原籍，但却是养育他多年的第二故乡。十八年的椰风蕉雨，十八年的养育之恩，使这位感恩知义的青年，对第二故乡“爱得入骨”。《陵水情话》一文，以陵水方言独有的表情达



意功能这一特殊角度，尽情地抒发了对陵水父老乡亲的感恩和热爱。吴小军把陵水人尊为“语言大师”；将陵水方言誉为“精彩的创造”，喻为“年代久远的老酒”，作者深愿即使“红了双颊，醉了心，却依然把盏不停”。真是一往情深哪！与吴小军相比，我的阅历当然要丰富复杂得多。我原籍江苏扬州，出生在上海。离别故乡近四十年了，吴方言的抑扬顿挫，她优美的音乐感固然从未忘却，但我始终认为只有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才是汉语言的最高层面，各地方言，虽仍存有不少语词的精华，但其局限是很明显的。人家听不懂，何来魅力？这个道理，吴小军当然懂。只是因为陵水话“有个性，有味道，有生命，极迷人”，因此“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之中了。乡恋，深挚的乡恋！我自愧弗如。

《等待月亮升起来》、《山谷中的一棵木棉树》都是传统散文的写法：托物言志，咏物抒情。《月亮》写得俏丽，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咏物诗或散文，古人今人写得最多的一定是月无疑了。心中有美的希冀，自然会画月咏月。自甘平庸者心中无月，月亮的美丽皎洁只属于以美丽的心情活着的人们，吴小军自许具备着美丽的心情，因此他追求着月亮，他时常等待着月亮升起来。《木棉树》一文，大致是仿写茅盾《白杨礼赞》的作品，写作的套路也与《白杨礼赞》十分相像，欲扬先抑，欲擒故纵，先打背景的底色，尔后来对木棉树进行刻画；躯干、枝条、红硕的花朵。作者的感情也随即涂染在这木棉树上。从外形描写到内质升华，从木棉的性格到人的性格，比喻象征等手法，使用得很到位，最后点出主题，自警灰色情绪，自励乐观坚毅，热爱生活的人生观。全文写来中规中矩，首段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但我总觉得缺乏天然的气韵，每一段都是按照既定尺码裁剪缝制起来

的，且仿写的痕迹明显。倘一味地蹈袭前贤，会流于“八股”之弊。

这里值得一谈的是集子中唯独的一篇报告文学《留在七月黑色的苍凉》。我的老同学陈冠柏先生当年曾以一篇报告文学《黑色的七月》各动京师，在教育界刮起过一阵强劲的反思高考的飓风。之后，“黑色的七月”便成了一年一度高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惊心动魄心劳力瘁苦度光阴的代名词了。

平心而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制度，重新振兴被“四人帮”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高等教育，决策确实英明，功莫大焉！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高考的独木桥愈走愈窄，挤不过独木桥而落第的考生愈来愈多。应试，上大学，成了青年们最靠得住的就业途径。最近几年几乎全国的直辖市，就业的底线已经升至硕士学历。其他大中城市也已非大学本科学历不可。昔日的专科生，如今极少有用人单位“问津”；中师中专更是如鸟兽散，纷纷关停并转。面临高考的莘莘学子，几乎人人都感到身上的千钧压力，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考定终生”，这种说法虽不确切，但高考成败对考生前途的影响，既直接又深远。高校扩招之前，大批落第生入学无路，就业无门，陷于两难境地。而那批经受了一次或数次打击的家长们，不管心内的创伤有多么沉痛，仍然不得不拿出较为高昂的学费，供他们那高考失败的子女们去复读，去补习，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于万一。当然，复读生补习生们，确有通过补习复读，杀出一条血路，再考、三考而获进入大学的可能，但大多数补习复读生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流水落花春去也。作者吴小军也曾经“荣获”过补习生的身份，也曾在痛苦枯燥灰色的“补习”生活中受过煎熬，侥幸杀出一条血路，考上了大学，从此走上了一条

与别的落第生迥然不同的人生之旅。痛定忍痛，他以亲身的经历，真切的生活原型，丰厚的材料积累，含着热泪写下了这篇报告文学，想为历史留下一点资料，教训岂可忘记？想为现实设置一面镜子，“热点”值得注意！这是一个思想者的作品，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充塞在字里行间。一个个案例，一个个年轻学子的痛苦呻吟，一个个美丽的希望和五彩肥皂泡似的稍纵即逝，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消极抵制“补习”、“复读”而浪费着宝贵的青春，一个个无可奈何的补考生再度落榜后的沉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怵目惊心！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责任感的作者的作品，他在呐喊：“……大学不应是他们走向社会的唯一金光大道，社会应予以年轻人选择的权利！”社会啊，你从何时才能从源头上根治应试教育的弊端，将大量考不上大学但依然属于有为的青年解放出来呢？吴小军说：“我没有理论家的深刻，只有一颗流泪的心。我只是在纪录……”他尚未涉及到近年来的扩招的利弊，于是，我要来一句“狗尾续貂”：“我没有理论家的远见，只有一颗忧虑的心，我只是有点怀疑：扩招就能解决问题吗？扩招真能保证质量吗？”倘若取人用人的体制不予深化改革，观念不能根本转变，机制缺乏务实高效，扩招出来的“高学历”，也未必是真材实料罢。总之，《留在七月黑色的苍凉》，是一篇摆事实启思考的好作品。

这本集子中，短篇小说居多，但恕我直言大多质量欠佳，水平不高。写得最好的大抵要推《狗儿爷》和《猫眼》两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建设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都市，加快中等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小城镇现代化建设的方兴未艾，大批乡村的城镇化，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得

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更是一片持续的繁荣景象。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使许多原先世代代在土里刨食的农民进了城。他们拥有了美食锦衣靓车豪宅，昔日的“劳力者”，转变为雇用众多“劳心者”的包工头、大款、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等等。这些都市的“新主人”们一旦发达，他们的亲属当然“一荣俱荣”。年逾古稀的老农狗儿爷，就是在“还未醒过神来”的时候，住进了他的孙子——一家公司老总的豪宅里的。日子越过越好，但八十五岁高寿的狗儿爷却越来越不满意了，请看：

做完大寿之后的十多天，狗儿爷总爱叫曾孙儿、曾孙女陪着他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转悠，他很震惊地发现，他已经再也找不到他从前为生存为发展流血流汗的那块土地。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地方。后人的努力已经淹没前人的辉煌。老辈人、老伴、老哥们、两个儿子的坟早被迁走，甚至找不到原先入葬的地点。是啊，他们大多已经安身在城郊听涛墓园的黄金塔上，被人工栽种的草皮与树木簇拥着，他们都已经是小匣子里的一小撮灰白的东西，他们生于土地，长于土地，现在却永远与土地失亲。

狗儿爷在八十五岁大寿做过后到达了质朴的人生彻悟之境，他要离开“城市的紧张、喧嚣与拥挤”，他要离开那些整天戴着“假面目”的男男女女，他要离开那些“时髦性感、光胳膊露大腿、大嘴红艳艳”之类，他要去寻找那一个宁静而又温馨的归宿，他终于找到了：

这是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山的后面是屏障一样更高的山；山的正面是两山之间的平缓地带，满眼是青翠的平整的田地，一条河流蜿蜒，伸向远方。更远处，条条炊烟诗一般地渐高、渐薄、渐无。太阳出来了，四处里闪着温暖的光。

这就是狗儿爷选择的长眠之处，他回归了大地，回归了大自然。看来，这是一篇以远离尘嚣、回归自然之类为主题的小说，情节单纯，语言流畅，可读性很强。但在看似随意的行文中，时

代的印记却深烙于字里行间。某些城市，某些地方，开发圈地、引资招商固不失为致富良策，但大面积地侵占良田，破坏自然生态，忽视可持续发展亦实为一大弊端，且为害深远，贻误子孙。狗儿爷式的老农，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一旦失去了山水、土地、庄稼、村民邻居，其寂寞空虚无异于失去灵魂，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扑向土地扑向大自然。任何读者在惋惜长寿的狗儿爷过早离开人间的同时，又不得不钦佩他老人家的明智。那么，我们的社会，难道不应对狗儿爷这样的老年人奉献出更多更细致的关怀吗？虽然他们昔日的辉煌终究要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难道不能千方百计使他们远行之前了无遗憾吗？

《猫眼》写的是城市居民人际关系的隔膜。中国民间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之说。老 A 和老 B 是两对门，十多年的紧邻，两家关系真的亲如一家。后来，由于两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日子过得红火了，于是各自改善居处的条件。又由于治安形势严峻，两家先后安装了大铁门，各自从“猫眼”中先窥明来客，尔后决定开门与否。先前不分你我的关系。因铁门的阻隔，“猫眼”的窥视，偶然的误会而日见疏淡，终于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最后在隔膜中，老 A 老 B 相继离开了人间。

铁门、“猫眼”，是现代城市居民家中的“要件”，又是自我封闭的金城汤池。当然，拆去金城镇平汤池，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那天，是一定会来到的。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我们的城市（镇）居民怎样来填平邻里之声相间，老死不相往来的鸿沟呢？这是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吴小军将简单的情节，用细致的文笔编织起来，给读者以一个思索的空间，极见作者结构短篇故事的匠心。

其他诸短篇，以写作者大学生活为主要内容，时或见到对于

现在高校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某些弊病的批评，时或见到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实效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某些大学生空虚无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观照与曝光。作者的愿意也许是好的。怒其不争，促其猛醒，但对某些大学生这种“寄生态”“软骨病”的病因。思之不深不切，某些篇什的文字又流于游戏笔墨，固而不可取。

虽然教了三十余年文学课程，涉猎过大量的现当代名家诗歌，但是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总体质量，始终不太满意。说起来很简单，现当代诗歌领域中的大家如郭沫若、艾青、藏克家、田间、郭小川等，他们值得诵读的诗作固然不少，但毕竟同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灿若繁星的诗人佳作不能比，更不能同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李清照等古代一流巨匠相比。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些名气很大的诗人，我在青少年时代，大学时代，也曾诵读过他们一些代表作品，但那场文化浩劫后，大都已经忘却，极少有印象的也是模模糊糊的。那些应景之作，作为“时代精神传声筒”或标语口号之类，当然无须在记忆中保留；但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艺术上的精品。还值得你诵读欣赏，温故知新。然而，毕竟现当代诗歌的形象思维，节奏韵律，诗人学养，时光的筛选汰洗，一句话，艺术美的价值无法同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相抗衡的了。这也许属于“时代的局限”，怪不得现当代诗人本人的。但这是史实、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以来，鲁迅的杂文直逼先秦诸子，茅盾、巴金、老舍的长篇小说亦可同清长篇名著试比高下，曹禺的话剧精品绝不逊色于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洪升的代表作，但诗歌领域中却绝对没有人堪称可同屈

原、李白、杜甫、苏轼比翼齐飞的大师巨匠。毛泽东与鲁迅都堪称白话文的巨擘，但他们个人的诗作却都用古体。毛泽东批评宋诗缺乏形象思维，鲁迅更说一切好诗至唐已经做完。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能苛责两位伟人的偏激。新体诗歌是应该从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出发，去总结些经验教训的。也许是带着这种“偏见”与“苛求”，去读吴小军《猫眼》中的诗，就实在不敢过于恭维了。《鱼之乐》不必写成诗，几句警句式的散文不就可以尽诉心曲了吗？《中秋夜》浅而直露，欠含蓄，少蕴藉。《疯子》有哲思，无诗韵诗味，《恋春的小鸟》无形象思维，小鸟的人格化缺乏升华的依据。《孙子外传》意在讽世，却写成了文字游戏。《二十五岁的师大毕业生》过于直白，结构又零乱，最后一段模仿闻一多《一句话》，惜乎画虎不成。《乔丹要离家出走》《沙漠上有个红衣女子》属于实验之作，虽不尽成功，倒还值得鼓励。值得一读的仅仅是《老屋》的朴拙厚重和《伟人印象》的平凡机警。

拉拉杂杂，信马由缰地写下了对于吴小军《猫眼》一节的阅读体味。一位文学青年，在他执教高三毕业班语文课程，每年忙于毕业生高考“把关”的极度繁忙的工作之余，顽强地执著于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并且千方百计地使其结集面世公诸同好，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我将自己阅读的实际感受不加修饰地写出来，算是对他锲而不舍坚持创作张扬个性奉献社会的一种认同与肯定。小而言之，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天天教学生写作，自己却两手空空，不会写，没有作品示范或者最低限度的抛砖引玉，那么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语文教师。大而言之，吴小军《猫眼》中几十篇作品，或优或劣，或精或拙，都是坦露自己的胸襟，公开自己对于世态人相的观点，不矫揉造作，

不刻意包装。质量由读者鉴定，存灭请实践检验。既然是处女作，是第一部，就难免会有诸多的缺点与不足。鲁迅先生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也确是在认同吴小军的奋斗精神创作态度，在肯定《猫眼》实绩的基础上，对集子中一些幼稚的习作，提出不少的批评意见的。但我坚信，吴小军老师，只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对从事文学创作往往会遇到意料不到的麻烦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坚持，坚持，再坚持，就一定会收获新的更为丰硕的果实。是为序。

李靖国

2001年元月6日



# 目 录

## 目 录

### 小 说

狗儿爷 .....	( 1 )
吃皇粮 .....	( 5 )
猫眼 .....	( 8 )
小小 .....	(12)
阿大 .....	(16)
局长诗人老贾 .....	(19)
铁三角 .....	(22)
汉奸狗儿 .....	(26)
公子小七 .....	(29)
老虫 .....	(32)
老六 .....	(35)
王成 .....	(37)
心愿 .....	(39)
浪漫季节 .....	(42)
刺激 .....	(45)
网 .....	(48)
最后一课 .....	(51)
团长之一 .....	(53)